

# 塵世

# 李叔同

台湾／潘弘辉 著  
李叔同 插画

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，又变而为教师，三变而为道人，四变而为和尚。每一种人，都做得十分像样，好比全能的优伶……都是「认真」的缘故。

—— 丰子恺

# 塵世

台灣／潘弘輝 著  
李叔同 插画

# 李叔同

國際文化出版公司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尘世李叔同/潘弘辉著. —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5.6

ISBN 7-80173-365-7

I. 尘… II. 潘… III. 李叔同(1880~1942)-生平事迹  
IV. 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3452 号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01-2005-3564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“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”,本书原名为《夕阳山外山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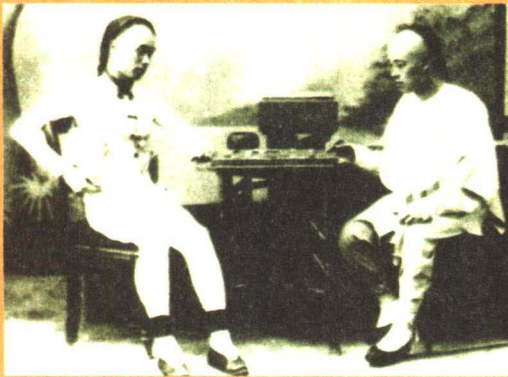
**尘世李叔同**

**著 者** 潘弘辉  
**策 划** 国文润华  
**责任编辑** 吴昌荣 李芳媛  
**出 版**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**发 行**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**经 销** 全国新华书店  
**印 刷** 蓝空印刷厂  
**开 本** 640×960 16 开  
17 印张 226 千字  
**版 次**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 
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**书 号** ISBN 7-80173-365-7/K·060  
**定 价** 2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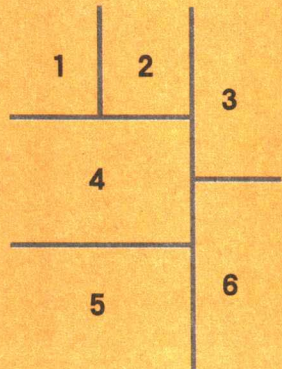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100013  
电话:64271187 64279032  
传真:84257656  
E-mail:iepc@95777.sina.ne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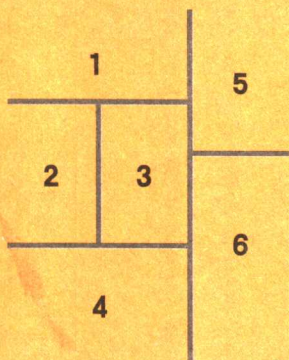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叔同自画像 · 1911年作于日本东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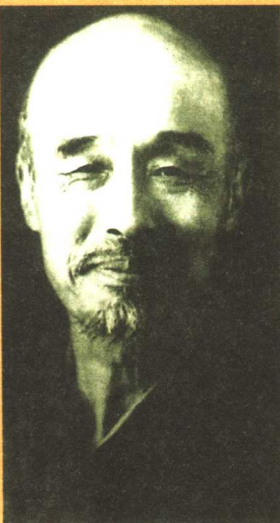


- 1、李叔同四岁时的照片
- 2、1896年，李叔同摄于天津
- 3、1900年，19岁时的李叔同在上海留影
- 4、1900年，李叔同到上海后与文人合组“天涯五友”时留影。左起：李叔同、张小楼、蔡小香、袁溪濂、许幻园
- 5、1905年，李叔同赴日留学前，在天津与家兄李桐冈下围棋时留影。左为李叔同
- 6、李叔同在上海票演京剧饰黄天霸的剧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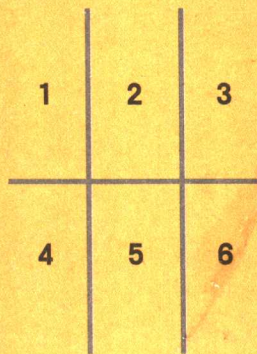




- 1、1907年，李叔同在日本留学饰演“茶花女”时的扮相
- 2、1907年，李叔同于东京春柳社演出“茶花女”一剧，时年28岁。左为李叔同
- 3、李叔同留日时着军官服留影
- 4、1911年3月，李叔同自东京美术学校毕业时留影
- 5、1915年，李叔同出家之前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留影。其学生丰子恺为照片题字
- 6、1916年，李叔同实行断食修炼后留影



- 1、1920年，时年41岁的弘一大师在杭州西湖玉泉寺留影
- 2、1937年，弘一大师留影于战火纷飞的上海
- 3、1939年，弘一大师60岁，驻锡泉州，将去永春习静前与皈依弟子黄柏居士合影
- 4、弘一大师与性常法师、王梦惶居士送别留影
- 5、1940年，时年61岁的弘一大师驻锡泉州留影
- 6、1942年初春，时年63岁的弘一大师静居永春山间古寺留影



# 我的李叔同

潘弘辉

好想认识年轻的李叔同。

对我来讲，李叔同不仅因出家后成为高僧的身份吸引我。更让人惊诧的是在他出家前，是一个这么有血有肉、重情重义的人！加上他极有天分，在许多艺术领域中，像一颗星星般闪耀着光芒。

这本《尘世李叔同》，我将重心摆在叔同出家前的情感世界，试图揣摩并建构骨肉，让他是一个可亲近的、同我们常人一般有情有欲的众生，在清朝末年那样腐败的时代，面对在与内在的诸多冲突，他的反应未必会比我们高明到哪里，总是顺着人生的机运与所遇到的人事而辗转、生活。在这些机遇里，因缘巧合又与一些文人朋友、歌郎、艺妓有所交往，面对他们时，叔同总是诚实面对自己，因为爱得深、伤得也深，已有妻室的他，到了日本读书，还娶了个日本老婆诚子，一切都是因为多情的个性使然。

李叔同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与重视，除了他是持戒甚严的一代高僧，出家前各个阶段精彩的风华与事迹、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境界等，更是不可忽略的重点。创“春柳社”引起中国话剧新风潮、第一个在中国使用裸体模特儿写生、所写的歌曲影响无数的中国人，而且他还是中国广告画的开创者呢。如此入世的人、如此有文采、天分的人，又为什么弃俗



遁入佛门？这当然也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。从入世到出世，这么极端的反差，在李叔同的身上，正好也拉扯出极富戏剧性的张力！

描绘叔同出家前的感情生活，在这本书里占了很大比重。我以小说的笔，来写这受人敬爱的一代大师，我必须还原他身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情与欲，才足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。

不以现代观点去诠释弘一法师李叔同，便失去了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意义。所以我袒露李叔同出家前的感情世界，不回避，试着揣摩他内心世界的转折与细微的转变。他就是他！不会因为之后出家当了和尚，过去的一切便不存在或一笔勾消。

本书写作过程参考了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陈慧剑先生所著之《弘一大师传》、业强出版社陈星先生所著之《芳草碧连天，弘一大师传》、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雄狮美术主编之《弘一法师翰墨因缘》等书及其他资料，对于本书情节的建构，有甚多帮助，本人不敢掠美，一并致意。

# 【 目 录 】

## 第一章 | 001

我的确常常因为众生的打扰而苦恼。这苦恼，绝非一个修佛之人所要追求的佛法，这是众生的心病，我心里虽然知道，却也一时片刻无法抛得掉。呵！烦恼即菩提，我啊！出家将近二十年，这颗心依旧无法在烦恼中澄清。

## 第二章 | 015

对于年仅五岁的李文涛来讲，看着家人哭得泪汪汪，哀号得死去活来，并不如看大和尚穿着鲜艳的袈裟在搭起的台上念经、做科仪及一些奇怪的动作来得有趣……

## 第三章 | 027

也不是瞧不起这些贫穷人，而是当他看到自己已经开仓赈济，要给的都会给，而他们却争相抢夺的样子，让他看不过去！难道这些旧的习性是避免不了的吗？文涛心想：“也许整个大清朝之所以被列强不断侵略压逼、强取豪夺，是不无道理的。一叶知秋，由微小处便可以看到整个民族衰弱的地方吧。”

## 第四章 | 041

文涛的心剧烈地跳着，充满着兴奋之情。看着夕阳已经快跌到别人家的屋顶了，他突然很清楚而坚定地知道，这个地方，已经是一个日落的地方。他在这种垂暮的环境底下太久了，他必须起身，离开。



## 第五章 | 053

李成蹊很快地加入城南文社，在这里与朋友切磋诗词文章，讨论时事，这对他来讲，简直是如鱼得水的一个地方，将他之前十多年来所学的，都在这里尽情挥洒。

## 第六章 | 067

他在上海市的大街小巷中盲目行走，没有目的，也不知该前去哪里？前途茫茫的感觉：他不愁吃穿、不愁没钱花用，李家的产业虽然这几年比较没落，但时局如此，在这样的时代里，又有哪个人过得好呢？来到上海以后，虽然每天都过得很快乐，但是心中总觉得有些地方不踏实，真要说也说不上来，就是觉得闷。

## 第七章 | 079

成蹊快步走着，他生着气！气那些乞丐，气这个社会，气清廷的腐败！气一种无力感，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生命与世界。贫穷，让人失去了身为一个人的尊严……

## 第八章 | 091

李成蹊是真正地见识了大清的败亡，令人忧心、郁闷，他变得安静下来。他常思考，但思考似乎也发挥不了力量……

## 第九章 | 103

瘦桐心底知道，他找到一个可以知道他的心的人了！那种温文与狂野揉成一个人的血肉、内里，那种放纵任性，与他自己的内心一个模样，金娃娃会懂，所以他也不开口问，他知道，他们会再相遇。



## 第十章 | 115

他沁着汗，内心一片慌乱！他的心在淌血，每走一步路，血就淋淋漓漓！他感到全身冰冷，硬生生割离了真心的爱恋，他犹如被重重砍了一刀！全身剧烈地痛！他不想回家，他知道此刻起伏不定的情绪，回家必定伤人！茫茫尘世，他可以往何处去呢？

## 第十一章 | 127

他的娘，临终前的心思里，都还是这个孩子，替这个孩子担忧烦恼，怕他被困住、飞不了。叔同心中有了决定，他要将翅膀张开，看看自己的能力，看看自己能飞多高？他已经厌烦被困在原地！他要离开，到日本国去，他的心中，很坚定地做下了这个决定。

## 第十二章 | 141

这是真实的声音！如果大清要改变，如果自己要能更进一步有所收获，就要重视这真实的声音，倾听自己的心声。不再逃避，不再退缩。

## 第十三章 | 155

诚子，你是学音乐的。你应该了解音乐是用声来表达，而美术则是用色来表达！如果你依然不肯用最自然的身体来展现美，那么，我们能寄望从包裹着一块布的身体来看到吗？

## 第十四章 | 167

整个时代犹如一个困境，人的一生也是一样。我不了解，虽然知道生、老、病、死是必经的过程，但就是无法释怀。我想，春柳社也许可以激起一些戏剧的冲击，但当身旁一堆

杂音发出,我便很快地感到厌烦!我花了几万元、投注了那么多心血与精力,最后难道真的就只映照出‘人生如戏、戏如人生’一句话?

## 第十五章 | 179

这个世界,许多事就是这么不相称,也许受到现实世界各种条件限制而随波逐流,原也无可厚非,但在这个世上如果没什么好坚持的,那么生命的意义、价值与尊严,又何有立足之地?面对许多事情,叔同反复思考,虽没有答案,却也在心底种下了一颗种子。

## 第十六章 | 191

叔同从没动过的念头:出家当和尚?会适合自己吗?他捡起小舟里的一颗碎石子,抛向湖心,激起一圈向外漾开的涟漪。船过水无痕,他们到了湖心亭。谁也没再提这事……

## 第十七章 | 203

心情似乎稍有宣泄,但随即一股排山倒海袭来的情绪让他心慌,面对人生的悲伤,“究竟”的悲伤,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不堪一击,有如泡沫般一个个在空气中爆破、消失无踪影。

## 第十八章 | 215

他表明要出家的意愿相当坚定!这种一意孤行的念头是谁也无法劝阻的。只要他认为是对的,便是对的!他不会再左顾右盼、三心二意,他要做的就是要做,没有商量余地!也不需要和谁研究,更不需要经过谁的同意……这是他往后人生的道路,再也没有别的可能!他决定出家为僧。

## 第十九章 | 229

这个世间没有人做榜样，世人又怎么会知道持戒律也可以到达的境界与喜乐？

## 第二十章 | 241

我想，我是在追寻一个更令我向往的世界，而那，是我在世俗层面所曾经达到过的艺术成就及表现，都无法企及的领域！

## 附：李叔同——弘一大师年表 | 251

# 第一章

我的确常常因为众生的打扰而苦恼。这苦恼，绝非一个修佛之人所要追求的佛法，这是众生的心病，我心里虽然知道，却也一时片刻无法抛得掉。呵！烦恼即菩提，我啊！出家将近二十年，这颗心依旧无法在烦恼中澄清。

秋日，晨曦未明。少年李芳远在床榻上翻来覆去，终于决定翻身下床，穿上衣衫。窗外才刚蒙蒙亮，他再也等不及，就匆匆朝外头跑了出去。他一路走着，天地间大雾弥漫，但他是知道路的。今天对他来讲可是个重要的日子，他的师父，将从永春由水路乘船直驶洪濂。他很高兴，与师父有很长一段时间未曾见面了。他踢着土路上的小石子，昨夜的雾气与露水沾湿了路旁的草苇，他的鞋被浸湿了，心情却雀跃不已，走着走着不自禁地哼起歌来：
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  
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  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  
一斛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

唱到后来，李芳远越唱声音越低。这首《送别》是他从小便耳熟能详的歌曲，作词者正是他的师父，一代高僧——弘一法师李叔同。他的脚步也稍微缓慢了下来，对他这个师父，他的心中真是充满了无法说得清楚的感情。

天更亮了些，雾也散去不少，他加紧步子，朝罗溪码



头而去，这码头是在晋江的上游，按时间推算，法师的船只应该会在今天清晨经过这个地方。李芳远心想：

“会不会错过了呢？昨天听爹说，弘一法师已离开蓬湖，第二天破晓便要离开永春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他情不自禁地在茫茫白雾之中小跑起来。

站在码头的木桩上，江面的雾气更浓，在一片白色笼罩的浓雾里，竟下起微微细雨，他的头发及衣衫都被沾湿了。只听到江水偶尔发出的咕噜咕噜声，还有水流互相拍打的哗哗声，李芳远不自觉地怔忡起来，他想起了许多事，也想起了与师父第一次见面时的光景。

四年前，弘一法师刚从一场大病中痊愈，移居到鼓浪屿的日光岩闭关。这鼓浪屿是在海上的一个岛屿，这里本来就是一处佛教的名刹圣地，香火鼎盛，来往的香客络绎不绝，当然也总少不了些嘈杂的鞭炮爆竹声及游客们嘻嘻哈哈的喧哗声。

秋阳高照的某一天早晨，李芳远与他的父亲来到这里，拜过大殿的三宝佛后，他便牵着父亲的手，在这佛寺周围四处乱逛。好奇心让他感觉到这里无处不新鲜，尤其是看到和尚们正在殿里敲着木鱼，有些在念经，信徒们则准备了一些水果，点着香，跪在佛前祈祷默念。这让李芳远不解，于是他天真地问他的父亲：“爹，他们这样是在干吗呢？”

“祈求佛祖菩萨可以保佑一家大小平安啊！有些或许也求求仕途或钱财……”

“这样子求会有用吗？佛菩萨真的能有这么大的神通？求一求就能实现？”

“这个问题，可真把我给难倒了，也许……寺庙里的师父们可以给你更明确的答案。”

他们在庙宇廊庑厢房道上四处观赏、漫游，李芳远止不住兴奋，跑着跳着，在寺前寺后转了好几圈，拐弯抹角无意间找到弘一法师所住的这间关房来。

“爹，刚才在大殿上听到有人说弘一法师在这间庙里，谁是弘一法师啊？”

“弘一法师啊，他就住在这间房里面！”李芳远的父亲指着法师的关房，就在这个时刻，门被打开了，从门缝间跑出一只灰黑色斑纹的小猫，小猫看了李芳远一眼，喵喵叫着在他的脚边磨蹭。李芳远弯腰抱起小猫，用手掌轻轻地抚摸它。这时，李芳远看见门里站着一个僧人，他



的背后仿佛散发着一轮无形的光晕，他整个人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呆呆地凝望着这位十分消瘦、身形像鹤一般的和尚。

法师看到这个少年，心头也被震了一下！这个孩子，简直就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，是如此地眉目清秀，并且充满着灵性。法师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，并打开房间的门扇，示意他们进入关房内来。李芳远的父亲喜出望外，雀跃之情溢于言表，高兴地说：

“久仰弘一法师大名，今日得见尊容，真是三生有幸。”

法师合掌，道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他的眼睛一直随着少年的身影移动。

少年走到法师的桌前，看着法师铺在桌上的纸张写着的字，墨汁尚未全干。他看着法师的字，出了神，小猫从他的怀里跳下，从门口跑走，他仍浑然不觉。看着这些字，他是看得傻了、看得痴了！于是不由自主地说：“法师的字，写得真好。是我所喜爱的！以前我在别的地方看过，便一直很喜欢；我们唱的歌，听说也是法师作的吧！法师，可以请您收我做徒弟，教我写字吗？”

弘一法师看着这孩子，微微地笑了起来：“嗯，好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对于这个孩子，法师打从心底生出了一份好感，这孩子带给他干净而透澈的感觉，是这几个月以来在鼓浪屿所未曾有过的。

“李芳远，法师，我叫做李芳远。芬芳的芳，遥远的远。”

“李芳远啊！”法师伸出手去搭着他的肩膀，轻轻地拍了拍。

“以后常来这里玩吧，我们有缘。”

隔了几天，李芳远又从厦门渡海而来，这几天回到家里，心中老是惦记着法师。他也弄不清楚是一股怎么样的力量牵引着他，使他非常想念法师。如果以一个缘字可以轻易解释，那么，他认为自己与法师之间，是早就存在着某种深厚的感情。他的胸中满涨着潮水，好多的想法意气飞扬，让他的心情相当浮动，仿佛只有遇到法师，跟他倾诉之后，才能获得平静。

来到关房外，法师并不在里面，他四处走走逛逛，询问其他的僧人，才知道法师往海边的方向去了。于是他循着小路，来到海边，远远地，便看到弘一法师坐在一处礁石阴凉处，望着大海。他兴高采烈地喊着：“弘一法师！”

法师回过头来看见他，不一会儿工夫，李芳远已经蹦蹦跳跳地穿